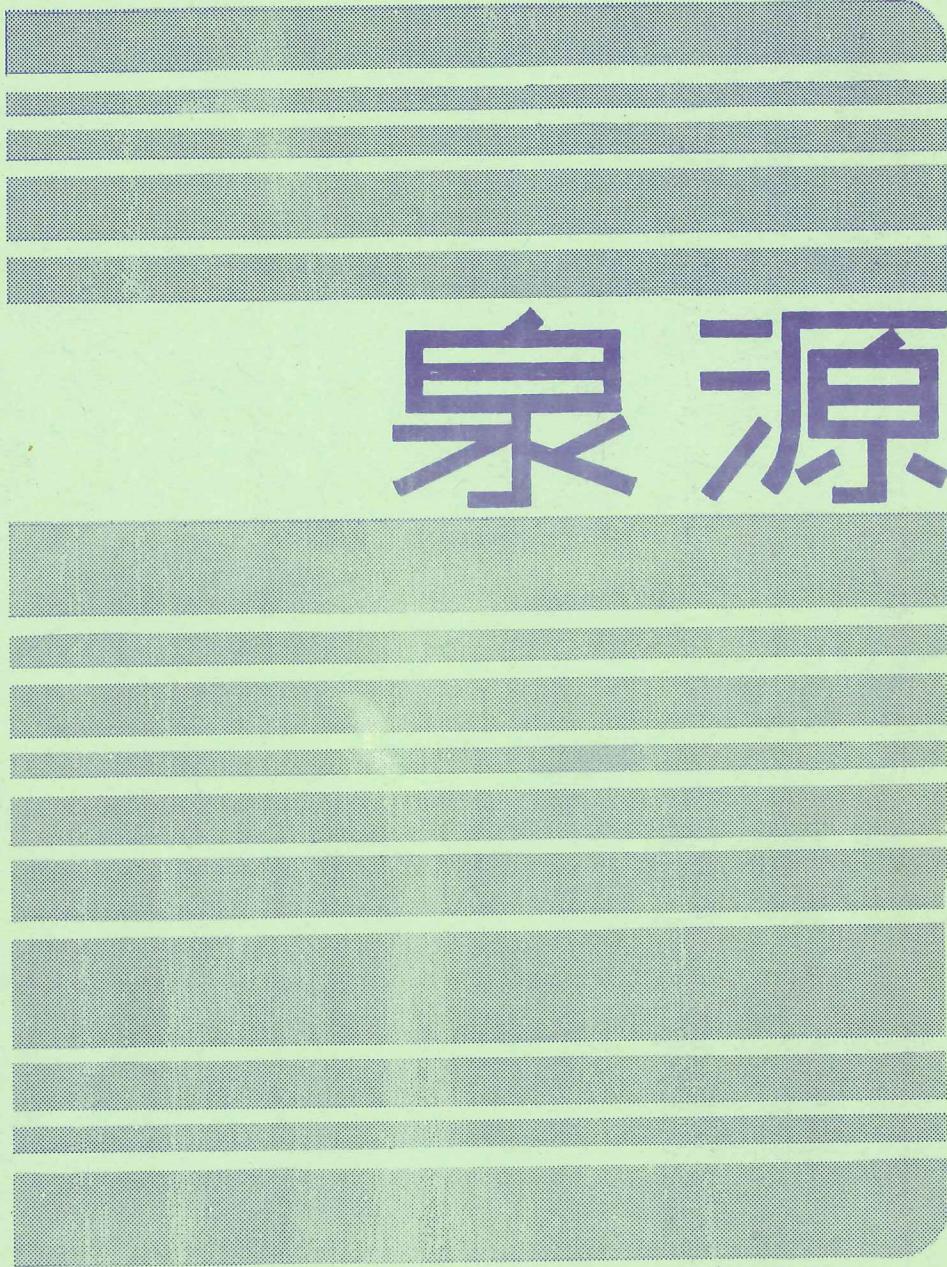


泉源



本刊

我們的信仰

每六週出版一次

加拿大貳等郵資許可證一六五一號

編者：「泉源」編輯委員會

記：關樹保弟兄

版：溫城中國基督徒團契

通訊處：THE FOUNTAIN,

P.O. 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2C 2Y4

遠東通訊處：香港 香港仔郵局

郵箱四六八八號 黃先生轉

徵稿簡則

歡迎各地信徒投稿。

稿件包括見證、散文、短篇小說、傳記、福音事、隨筆、屬靈書籍介紹、研經、專題研究、各地基督教團契通訊、詩歌、譯作等。請避免講道式文章。

一切稿件，由編者及同工以禱告心情來刪改，決定取捨，轉刊、發行單行本，或用作福音單張或譯成其他文字。

本刊恕不退稿。

請以禱告之心情寫作，並為已信未信之讀者及本刊同工於主前代求。稿件最好在二千字以下。投稿人請附真實姓名。稿件可用筆名發表，但我們不能刊登隱名的來稿。

● 免費贈閱

歡迎函索 ●

宗旨

聯合信仰純正，有同一異象與負擔的弟兄姊妹，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遍地極。

注意

如欲轉載或翻印，請先得本刊書面同意。

「祂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馬太九：36—38）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四：6）

泉源

第十一卷 第三期

一九七六年六月六日

(本期出版六千六百份)

- | | |
|----|---------------|
| 2 | 那蒼白的形像 |
| 5 | 六月，在柔風裡 |
| 6 | 一個未完的故事 |
| 9 | 布勒樓外 |
| 12 | YO-NE-KO |
| 封裏 | 我們的信仰、宗旨、徵稿簡則 |

劉明湛
清然修
士成

那人懇切地問傳道者：「我應該往那裏去呢？」

傳道者指向遠處的原野說：「你看見在原野那邊的窄小的門嗎？」

「沒有看見，」他說。

「那末你看見那點閃耀着的光嗎？」

「我看見，」他回答說。

「你朝着那光走去，就會直抵那道門。」

— 約翰本仁「天路行程」

牟天磊在考完博士後立口試出來，因為一聲博士而引來的感觸彷彿是你底心聲：「一聲博士，將他六七年來所受的委屈、所做的苦工、所悶的寂寥都招回來了……烈日下的黑園、黑園裏的自己，黃雀中的

從於梨華的小說中，你似乎看到了自己蒼白的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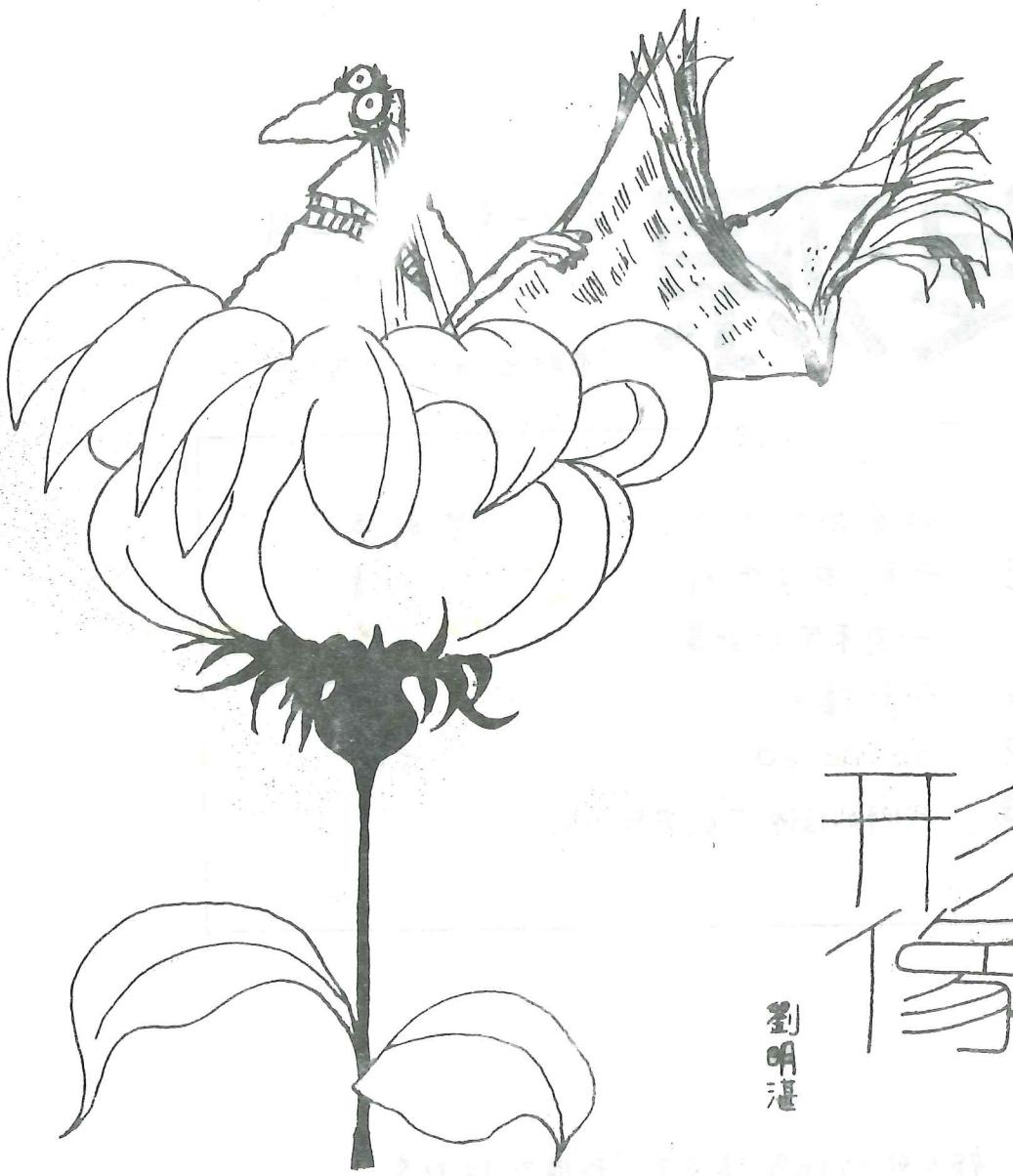
「留學生」這一度令你感到驕傲的名銜如今祇象徵着命運愛跟人開的小玩笑。你不信神，但卻迷信於命運的不可抗拒。你說是多年來受盡生活磨鍊的結果。

讀着她比較成熟的作品「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你簡直就成了書中的主人翁牟天磊——一個回國找終身伴侶的留學生。

「在美國時，參加美國人的宴會，或是和幾個美國人在一起玩總覺得他自己是陌生人、局外人、不屬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團體，以及他們的歡笑的圈外人……這感覺你不是也有過嗎？」

牟天磊在考完博士後立口試出

來，因為一聲博士而引來的感觸彷彿是你底心聲：「一聲博士，將他六七年來所受的委屈、所做的苦工、所悶的寂寥都招回來了……烈日下



那 舊 像 品

劉明漣

女廁所、女廁所裏的自己，海邊的城市、

城邊的餐館、餐館裏的自己。一個個

的自己——為了達到博士目的的自己。

接着作客系主任家受到殊遇，於梨華這樣描寫他：「……不是他被得意冲昏了頭，而是被一種達到目的之後的空洞填滿了心。」

是的，你也不是一樣在拿到學位後，

覺得這幾年來的拚命有些可笑嗎？

宿舍——課室——圖書館——宿舍，每日這樣來回往返，比許多巴士路線還要單調。你驚奇自己竟然有這樣的毅力，為了這份空洞。

於梨華筆下的意琳肯定令你不耐煩的。她的世俗，她的浮淺，透過天磊的觀察，表露無遺。她和天磊的感情，在他「學成歸國」之前一直靠着通信來建立和維繫，也嚮往彼邦的物質生活；和天磊要好，祇因為這份愛情可以實現她跑到黃金國的美夢。你打

從心底去可憐這女孩子。

然後你記起在未來北美之前的一

漫，你忍心苛責意琳的淺薄嗎？

最後，在為書中一段病態的愛情唏噓之餘（天磊在美國和陸佳利之間讓

寂寞雕塑出來的愛情），你似乎從天磊跟他妹妹談到的去留美國問題

得到一些啓示：

「天磊喝完了杯裏的檸檬，把杯在手裡轉。你覺得留在那邊（美國）就有根嗎？……我們這一代呢？應該是沒根的一代了吧？」

你願意相信我們這一代是歷史的犧牲品，留學生的苦悶、寂寞、悒鬱都是歸咎於這「沒有根」的事實——你覺得自己無法適應現存的兩個鄉的惆悵。你熱切地執迷着。

但這「無根」的事實是問題的全部嗎？你不認為生命的本身蘊含着比這個更基本的原素嗎？

這些苦悶會不會是來自我們昧於生命的真義——認識創造生命

的真神？

從於梨華以留學生活為背景

的中篇小說，如「也是秋天」、「變」和另

一些短篇故事，你讀出了自己的悲哀和對生活的無奈……

再讀陳之藩的「旅美小簡」吧。你簡直迷上了這位旅美作家底清逸的文筆，同時更染上了他底去國懷鄉的悲觀和那散發於字裡行間的淡淡哀愁。

他那篇「失根的蘭花」更道出了我們這一代留學生的窘境：「……然而自至美國，情感突然變了。在夜裏的夢中，常常是家裡的小屋在風雨中坍塌了，或是母親的頭髮一根一根的白了。在

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愛看故鄉不同的東西，而又不敢看與故鄉相同的東西。我這時才恍然悟到我所謂的到處可以為家是因為蠶未離開那片桑葉，等到離開國土一步，即到處均不可以為家了。」他底滿了情感的筆觸，差些兒沒叫你淌出淚來。

於是，你愈發相信這是因為我們是無根的一代。

提到「五四」前後出國留學的學者

時，你總有點之羨慕又嫉妒的神色。
他們讀書救國的目標何等鮮明！你
都尋得了生命的真義？

色彩改善着。

是真的嗎？可以「有根」的他們於是

你翻開了「郁達夫全集」。你很清

楚他是在「五四」時代，新文學運動
中以「日記九種」風靡無數青年男女
的作家。你記得：他曾留學日本。

你讀了第一篇「沉淪」。這是近乎
自傳體的短篇，描述一個留日的中國
學生怎樣在情慾中失去了自己。你皺着眉頭，因為你看不到期望
中的留學生形象。

當然你很欣賞郁達夫塑造這人物
的手法和那清新流暢的文筆，但你掩
不住內心的失望。你禁不住問：是麼？
那個「他」竟會落得如斯下場？是麼？
你也許記得文中描述了他對信仰
的態度……對於那些迷信的管束怎
樣也不甘心服從。那時他在一所教會
學校唸大學預科。

他在這「全集」中的其他作品也同樣
給你這個既頹廢又失落的造像。例如
「茫茫夜」中的于質夫，和其他有著郁
達夫自己的性情的人物。

苦悶、失落，顯然不是我們這「無
根的一代」的專利。

你不甘心。你要探求。

然而，你難道不會懷疑這是因
為一個更直接關乎生命的問題：

| 你和造物主的關係？

也許你需要再想……

「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
求學問……這五六年的歲月教我
怎能捱得過去，受盡了千辛萬苦。
積了十餘年學識，我回國去難道
定比他們來胡亂的留學生強麼？」

最後受不住肉慾的誘惑，他墮落
了。

從妓院出來，連乘電車的錢也沒
有了。他這樣自責：「我怎麼會選上

那樣的地方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
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

這算是甚麼讀書救國的思想？

對於這樣一個人物，你感到有點噁心。
尤其令你不耐的是他那些廉價的感情
和充滿自憐的意識。

他在自白裏說：「我過去的半生是一
篇殘敗的歷史，回想起來祇有眼
淚和悲歎。幾年前我還享受這悲痛
的餘情，還有自欺自慰的夢想，到今
朝，非但享受這種苦中樂的心思沒
有了，便是愚人的最後武器，閉着
眼睛做夢，也被殘虐的命運奪去！」

這是對生命價值的幻滅，你明白，
但卻不得不承認。

苦悶、失落，顯然不是我們這「無

根的一代」的專利。

六月

在風裏柔

清

六月是丁香、蒲公英、鬱金香爭妍的季節。驕陽給人間灑下光和熱。如果暮春是個溫柔敦厚的君子，仲夏就是個滿腔激情的少年。六月，風暖蟬鳴，萬卉齊發，六月裏的情懷，也該是濃烈的。

又宛似看到在楓葉國度過的第一個夏天。白色的冬天雖然滿足了在南國曾有過的夢想，但漫長的白又反而觸起對綠的懷念了。於是初春的溶雪牽起了盼望，而北國的初夏帶來的，自是一份飈揚的喜悅。

很快地，又是九月，校園回復了熙攘，還未來得及送別，落英繽紛的時節已靜悄悄的溜走了。黃葉遍地的蕭條，不相稱地襯托着新學年的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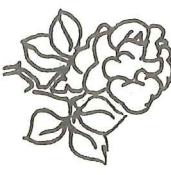
當人這樣把夏天迎了又送，有好幾個年頭的時候，人便會陡然覺醒，從流光而想到生命的易逝，便動了一份在六月裡默然想生命的濃烈情懷。

縱使異邦學子的滋味不好受，然而多少時候，仍是太珍惜數十寒暑裏這黃金的年輕片段，更曾妄想着把時間的巨輪停下來，讓年青的日子凝結成晶，像碧玉一般，提昇而成不朽，延續到永恆。

可是，豐盛的韶華終歸要飛逝，誰能留得住夏的璀璨？誰能阻止

第一片黃葉飄下？生命本是如斯凋零。

享受着濃烈、多姿的青春，人應不會忘卻他永恆的依歸：「你趁着還年輕，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沐在六月裏的光和熱，就想到賜下光和熱的主。





一個未完的故事

是一個很古老的故事。

青年人騎着驢子，後面又跟着好幾匹驢駒的。

匹，在烈日下荒僻的碎石路上顛簸着。

每隻驢子都拴着一袋銀錢。他抹了抹額上的汗。他剛離開了父家。

在家中父親的懷裏，至好像一種答管束，令他討厭。他要自由，他要出來玩樂一下，在世界盡情享受。於是，他堅持向父親要了他應得的一份田產，變賣了，帶同銀錢，也不顧父親傷心，頭也不回，離棄了家園，一心到遠方去。

天空散佈着幾片白雲。四周的山嶺

一片死寂。年青人與他的幾匹驢駒的影子，消失在山腰的隘口。

他祇想着要到遙遠的地方去……

人類的故事，也是個很古老的故事。

踏入廿世紀，人似乎離開造物主越來越遠了。

他的浪子形像，也彷彿越來越明顯

「隆、隆」最後的炮聲完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八年結束了。「光榮」、「正義」、「和平」等響亮的口號所曾帶來的憧憬，也在炮火的餘燼中

完了。那不是一場浪漫蒂克、轟轟烈烈的戰事，而是殘暴、無理性的大屠殺。

大戰倒帶來了一樣副產品——失落的一代。那是不再信仰崇高價值變得麻木，相信「空無」的一代。

大戰掀起過令人振奮的軍樂，炫耀過佩上徽章的筆挺軍服，與及擦得閃亮亮的長統馬靴。

那一代的人結果是靜下來，失落了，因為離開了永恆的價值。

（祇剩下一群能把「失落」發揮得淋

• 然

鴻盡緻的作家，努力地寫，反映着時代，

湧的學生反戰示威……

像海明威……

然而七十年代也不見得特別有希望。

了窮途末路，再沒有指望……浪子是完全的失落了？

讓我們回到那個遠古的故事裡去吧，

如果長髮、黑眼鏡、與及在公路上飛馳的電單車可作六十年代的標記，挽着

完全的失落，真令人不敢想像。不過人的窘境卻實在如此。

年青人經過了不知多少日的旅程，最後進到一個繁華市鎮。他騎在驢背，看到大街上熙來攘往，穿着華美衣服的人群，和街兩旁販賣五光十色的物品的攤子，不禁目眩神惑，迷亂起來。很快，他放縱自己，和一班新結識的朋友到處飲宴，甚至上妓院去。

他從沒有想到去珍惜父親給他的

浪子吧！

產業，祇是胡亂花費着。直至有一天，放浪形骸的他，發覺已把資財揮霍殆盡……

他猛然驚覺：怎樣好呢？年青時代的他開始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六十年代的人，在許多方面來說，也是有點不知所措。

海明威那個時代過去了，大概許多人也不會去追溯「失落的一代」的原義。但六十年代的美國也處處表現出故事中浪子的任性。長髮的嬉皮士，群情洶

「占士邦」，穿着整齊的西裝，駕着房車的形像便可以作為七十年代的代表。現在無論是年青的、中年的，對他們來說，快樂就儼似是新房子、花園、可口可樂、安樂椅、和遊艇。六十年代的激情沒有了，但心靈的空虛可以用物質去填補嗎？

又看看故事裡那個離棄了父家的家庭及教育各方面都有剖析。讀者看到的是一幅灰暗的圖畫——縱使心理首的是那一群飲宴作樂的朋友撇下他去了。更糟的是碰上那一帶地方遭遇大饑荒。繁華的市鎮轉眼間變得蕭條起來。難道就連糊口也成問題？死在異鄉，他不敢想下去。最後，他總算幸運，得到當地一個農人收留，教他到田裡去

的信念亦開始動搖……

總之，報告指出美國的各方面都

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餓。在田裡，一身污泥，拭着汗，一陣心酸，着實覺得到價值觀。負責編輯這一冊報告的學

者 Tiston 及 Weaver 有這樣半自我安慰的話：「單是明白我們的混亂就是混亂，不是別的東西。已是個不小的成就。」

根本上，整個委員會的大多數已完成的報告均同意人單靠自己的理性，去謀求社會幸福，是行不通的。

人靠自己是行不通的……也像浪子一樣，我們似乎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

然而，失落的浪子終於醒悟了。他不是有一個富裕的家庭，就是家裏的僕工，吃得飽，穿得暖，有餘，為什麼他反而要在外地等着餓死呢？他不是有一位慈父嗎？為何好好的他竟會離棄了溫暖的家，落得如下場？

他後悔了。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人是能夠醒悟的。」

時代周刊的筆者，在報導完委員

會的工作後，提出發人深省的評語：「這會不會包括需要回轉到善與惡的觀念，與及規矩和紀律的價值，甚至或許回到對一種人以外的東西的信仰？」

現在，該是人醒悟的時候。

失落的人，何時才肯回轉到上主那裏？

現代人的歷史正寫到這裏，但

那個很古老很古老的故事，卻有着一個很美麗很美麗的結局，供我們思想。

提起疲憊無力的腿，拖着蹒跚的步伐，兒子帶着痛悔羞愧的心，再一次踏上荒僻的碎石路：

天快晚了，快到家了。經過多天的

行程，他筋疲力竭，漸漸支持不住。父親會怎樣對他呢？他自問不配稱為他父親的兒子，父親就把他當作僕工看待吧！他勉強挺了一挺身子。

咬緊牙根行上去。

父親從老遠就看見他了。祇為了那無比的父愛的驅使，他跑上前去，抱着兒子的頸項，快樂得落淚。吩咐僕人把最好的袍子和鞋預備好了，擺上豐盛的筵席。

他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兒子跪在那裏，緊緊抱着父親的雙腿，在痛哭。慈父輕輕撫弄着孩子的頭髮，吹拂着的微風把兩人的袍子的邊吹起了。父子兩人就是那樣子在那裏。地平線邊的夕陽照耀着，火紅的天際襯托着小丘上父子倆的輪廓，構成了一幅帶着永恆的美的圖畫。

我們甚麼時候，決心回轉，痛改前非，上主也會像那慈父一樣，毫不保留地接納我們。我們可以確信。

布勒樓外

修

眼鏡片後面是一雙灰藍色，很澄澈的眸子，但引起我注意的卻是那抹時隱時現的憂鬱的眼神。

「這實驗不是太簡單，太兒戲嗎？」就不相信可以學得到甚麼，我還是喜歡我們動物學的實驗，怪有趣的！」

我們從生物學系的布勒樓出來，靜支着半杖，一拐一拐地走著，不時偏著頭跟我談話。

只是一小時之前才認識她。因為這傳學的實驗取消了晚上的時間，我改選了星期五下午，因此在開始時只有中途插入的靜和我還沒有合作的伴侶，於是我們便無可選擇地成為一夥，仿做那支持孟德爾遺傳學定律的經典實驗——捲種豆科植物的種籽。

這也算實驗，難怪靜不滿。

從布勒樓到靜的宿舍有好一段路，我放慢了脚步跟她一道走。十月的校園，在下午的陽光下，仍有一份迷人的嫋嫋醉人的藍天和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綠。

「哦，你是說我的腿傷，那是前些時玩籃球不知怎的摔倒受傷的，也不明白



竟然那麼嚴重。

「起初當然不習慣這樣走路——但比卧在牀上不能動彈的時候舒好多。一會兒還得讓那醫生診視他很和氣的，希望快可以扔掉這醜怪的東西了。」

她笑了，輕睨了一眼那根手杖。然而在爽朗的笑聲中，我似乎又察覺到那抹憂鬱，又在那盛滿了笑意的眸子幌動……

我害怕那不全是肉體的痛苦所引

起的。

遺傳學是三個學分，半年完的科目。在最後的數次實驗時間，靜已不用再跟那醜怪的手杖為伍，不過走起路來，那傷患處逼使她步步為營，不能快走。由於我們是一同離開的，這樣交談的機會無形中增多了。談話中她提到她的雙親在墓鎮的生活，湯，她以前的好朋友和現在常和她在一起的格雷。

她不瞭解她底父母，父親是她口中的呆漢，看到我大不以為然的神色，她輕笑著解釋了一番。其實令她感到不滿的是她在他們眼中似乎永遠長不大……。

也忘了是做果蠅實驗還是用顯微鏡看染色體的星期五，她談到她家在慕鎮的情形。湯是住在附近木

屋裏，他的父母不願意到孩子的學業前途受到家庭的負累，於是停止了他們的來往……

她說她還是深深地愛著湯，但卻不能饒恕他的懦弱……

那星期五下午的校園本來就叢濃暮幾乎可以觸摸到的落寞，加上那低壓壓的雲天和鋪了一地的雪，更誇張了這份愁人的氣氛……靜的聲音，那時也似乎充滿了對人的失望和傷感。誰也不能估計這傷痕究竟燙得多深？

格雷是靜今年才認識的，他們在各方面都很投契，然而這感情的發展卻令她感到困擾，她不明白為什麼。

下學期間開始時，在校園裡也偶然碰見她。她告訴我她的腿傷復發，也不知道多少天她摸著那患處流淚，我可以想像那種痛楚是怎樣的厲害。而且，她抱怨說，功課也因此大受影響，成績遠不如理想

雖然語氣還保持了一貫的樂觀，我似乎察覺她那抹憂鬱的眼神在擴散……

二月的早晨，窗紗篩進了一室的溫煦陽光，房伴艾德有課，離開了。我無意識地翻著書，因為靜說今天上我房間。

「她來了，坐在艾德的床沿和我談著。你不同意我們應該尊重別人的權利？他要吸煙，為什麼要勸止他？」她很說

「她來了，坐在艾德的床沿和我談著。你不同意我們應該尊重別人的權利？他要吸煙，為什麼要勸止他？」她很說

我搖搖頭，這不是口味，而是關乎健康。既然是朋友，為什麼不勸告他？所有事物也不完全是相對的，應為與否並非由我們的喜好決定。

「那麼你是相信絕對的價值？」

我說我信神。

「我小的時候也信，但——」

「最近也曾跟瑪一同往教堂，裡面的氣氛

還好，只是那些教徒多是假惺惺的。我同意。但不是每一個去教堂的都

老是要遊地方轉換新環境。其實，史

新在乎心志，而不在乎外在條件。

只有神可以給我們新生，我這樣告訴

她。

後來她談到格雷和她之間，也提到腿

傷，更表示了對大學教育的失望……

「喔，也許你說得對。我們實在是失落了。」

她臨離開前站在門框下若有所思地說。

試祈禱吧，我這樣告訴她。

的信心。尤其可佩的是她受過像她所愛的。但我说，人難免會令人失望，神卻是永遠信實的。

風很大，我提出送她返房間。

沒有想到會在理工科樓上的課室

而碰到靜。我正在溫習，抬起頭來一

看，她站在眼前。那是暑假之後。

靜改了髮型，險些兒認不出是她。

那對眸子仍是怪明亮的。只是那抹憂鬱卻更明顯了。

她坐在我溫習用的教室旁，有點

神經質地笑了笑。然後幽幽地說：「我

怎麼辦？你說他會再找我嗎？」我知道

他會的，但和他在一起我總是感到

沒有安全感。我怕他會變，變得不再

愛我……

安全感？指望從人身上得到安全感？

安全感不是在人那裏，而是在神那

裏，我告訴她。

我們唯有信靠祂，接受了祂的愛

才有真正的安穩。

只是人背棄了神，我端詳著她說，但神仍千方百計的尋找人。

「這樣說，或許是神要在這事

上教導我？」她在我再詳細些解釋後，

得到這樣的結論，眼睛似乎閃著異采。

她離開的時候，神色很平靜，她說她願意祈禱。

一星期後在巴士上遇到靜，她磨頭

一句：「你果然說對了！」我茫然不知所指。

經她解釋才曉得她在嘴邊轉

告得應允的快樂以後，已體驗出神

的真實，她……

快樂像溶後氾濫的河水徐

徐將我淹沒了……

還是最近才被靜充滿信心的語調提醒了我，她和以前有點不同的地方——那抹憂鬱的陰影不知

甚麼時候消失了。

顯然那道心靈的創痕跟她的腿傷一樣仍未完全康復。她當晚要回慕鎮，暑假過後才回來。

默默默地聽聽著，再一次尖銳地感覺到人的言語安慰是那麼徒然，我唯有不住的在心內給她祈禱。

靈魂的受損只有靈魂的主能加以撫慰，我這樣相信。

分手前我再一次表示欣賞她對人

「我不可能愛上格雷的，我只是利用他做擋箭牌，去其他男孩子的糾纏，尤其湯姆，我們是第三次繞著兩座宿舍走。」

靜哽咽著訴說她在這些日子所忍受的感情困擾。那是在最後一科考試之後，她當晚要回慕鎮，暑假過後才回來。

顯然那道心靈的創痕跟她的腿傷一樣仍未完全康復。

我默默地聽聽著，再一次尖銳地感覺到人的言語安慰是那麼徒然，我唯有不住的在心內給她祈禱。

靈魂的受損只有靈魂的主能加以撫慰，我這樣相信。

分手前我再一次表示欣賞她對人

的安全感？指望從人身上得到安全感？

安全感不是在人那裏，而是在神那

裏，我告訴她。

我們唯有信靠祂，接受了祂的愛

才有真正的安穩。

安全感？指望從人身上得到安全感？

安全感不是在人那裏，而是在神那

裏，我告訴她。

我們唯有信靠祂，接受了祂的愛

才有真正的安穩。

安全感？指望從人身上得到安全感？

安全感不是在人那裏，而是在神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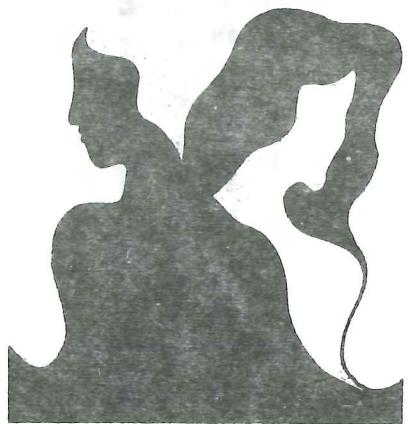
裏，我告訴她。

我們唯有信靠祂，接受了祂的愛

才有真正的安穩。

YONENKO

土成



下午的太陽還未下去，教會的副堂已排好了一列列的坐椅。外面雖已進入日漸炎熱的五月，這個座落在地面上的副堂還有點陰涼。

待那個年青人把最後的一首歌彈唱完，我們便等候去看這盒幾星期前已提及過的“YONENKO”。

YONENKO咬音讀來便是個地道的日文名字，但不知是什麼意思。

副堂的燈熄了，放影機那個捲滿菲林的卷軸正在轉動。

快節奏的口音樂，急速替換的畫面，一個長髮少女的輪廓，一群嘻哈的年青人在派對上扭動舞姿，游泳池中

又是那個少女的形象。熱鬧的都市，熱鬧的人群笑聲，音樂像把你捲入那多姿多采的青春氣息裏面。瞬間，畫面的焦點從熱鬧轉向一個波濤洶湧、亂石嶙峋的峭崖上。那個少女在徘徊，在向青海的那邊凝視；影片於是又在少女的側影上凝結了。

影片的真正開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笨來是活潑的女孩竟然變得憂戚起來，又喃喃地問着許多的問題。

在母親的墓前：

媽媽，你為什麼撇我而去了。

對着家裏桌上母親的照片：

媽媽，你為什麼不理我而去了。

快樂的家庭，在了無憂慮的生活底下，本來就不會構成平淡故事的骨幹。偏是一個長髮少女的輪廓，一群嘻哈的人生並不是那樣完美的，在十六歲那年，能瞭解到死亡是這麼突然和難以接受，一個未經人生風浪的YONENKO首次嚐到人甚至斷絕了她和母親之間的愛。

因此，我們除了在銀幕上看到那帶着眼淚的面孔外，耳際不時就聽着這句話：

「她的死是那麼殘酷，吞噬了她所有的愛。」

對這個做夢年齡的少女來說，人生還有

着許多未完的夢，而死亡卻來得這樣早。YONOKO不禁懷疑人世間那完美的東西——母親的愛——也是不能常有的嗎？

YONOKO的愛，是那麼殘酷，吞噬了她所有的愛。

死亡和幻滅對大和民族本不是陌生的事實。若我們能用感性去瞭解。

YONOKO的心事，我們就不會憑理智去分析她這種控訴是否合理。

那麼，世上一切完美的東西都是虛幻吧？YONOKO的問題在我們耳邊喃着，而她的思想像浪花灑在石崖上。

快速的音樂又在我們耳際響起來，

我們又看見YONOKO在歡樂中打滾——又

是熱鬧的派對，又是一群嘻哈的青年男女

在郊外手舞足蹈地跳着，笑着——YONOKO自己也嬉笑了。誰也曉得苦悶的人總會在狂笑中去掩飾自己的悲哀。

然而，歡樂——嬉笑——男朋友——派對，野外還是——保齡球場都不是補滿她內心空虛的地方。再者，在一次她掌摑了那輕薄的男友後，她發現她又接觸到不完美的事物。她說：

「為什麼我總找不到生活上的美，而醜惡卻常常包圍着我？」

YONOKO又再感到迷惘：

「X X X

X

X

X

X

X

X

X

月台上的時鐘在滴答滴答

YONOKO也越來越苦悶煩亂：

月台前最後班次的火車機頭已開動

了，轟隆、轟隆的聲，越來越近——YONOKO終於下了決心，跳在車軌上。

新宿驛中央線月台前的火車並沒有結束YONOKO的生命。相反地，從昏迷清醒過來的她，再次看到命運似乎又在捉弄她。因為正如她說：「我總找不到生活上

的美，而醜惡卻常常包圍着我。」躺在病牀上的YONOKO，發覺她的餘生就要活在一個殘缺的軀體裏面——她的雙腿及左臂已沒有了，而右手所剩下的只是三根指頭。

YONOKO這時更無法接受這個慘痛的現實，在傷痛之餘，她開始把安眠藥一片一粒地儲藏在枕頭底下。

五月的陽光在這時差不多消失了，YONOKO這時更顯得黝黑。菲林卷已

向前轉了一大半，在緩慢或不常有音樂

徊着。她上了火車，又下了火車，在車廂裡

的X X X

YONOKO已來回終站好幾次。YONOKO下了火車，望着月台上的時鐘，内心在交戰：

的最後片段裏，我們都渴望知道怎樣的結。

YOUNGO 的生命是否在最灰色的畫面上完結。

我們看到陽光射進了那白色的病房。房也有兩個帶着笑容的少年人來到 YOUNGO 的牀前，他們說是要把基督的愛帶來。

YOUNGO 對這兩個陌生人看了一眼，便把臉轉向牆壁。

YOUNGO 冷冷的態度，並沒有使這兩個年青人氣餒。不知是過了多少天，基督的愛像溫暖的陽光又射進了 YOUNGO 的病房。那個來了多次，總想不到最適合的訪話的年青人，這回鼓起勇氣對 YOUNGO 說：

YOUNGO 說：

「YOUNGO，神是愛你的！」

在苦悶中掙扎了多時的 YOUNGO 從沒想到有人會這樣安慰她，有一位神愛她更是她從未想過的。

「神愛我們，不是因我們的好處；神就是這樣地接納我們……」YOUNGO 的耳朵彷彿就是聽到年青人這幾句話。這時

她的心還被密雲籠罩，正待那一道快要來臨的曙光。她又在自忖：神的愛到底是否那麼真實？總而言之，YOUNGO 的

幾年積壓在內心的陰霾，隨着那清晨的淚水傾瀉出來，一份難以言喻的喜樂也在新生命中萌芽起來。

日文聖經剛巧揚着哥林多後書這句話，不禁跳躍起來：「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不用說，除了 YOUNGO 在銀幕前的我們也與她分嘗到這份喜悅。

不知是那一天，年青人在錄音機放了

基督教復活的故事。YOUNGO 像看到自己也在以馬忤斯的路上，卻不曉得救主也在同

行，主的愛就是這麼近。YOUNGO 這時想到自己這殘破的身體，而祂竟不丟棄，因此她不禁熱淚盈眶，期以父

地去求祂的愛。神啊，請你救我！」

她好像跟着他們唱：

「歸家吧，歸家吧，不要再遊蕩，慈愛天父展開雙手！」

她好像跟着他們唱：

「等待你歸家！」

使者協會

第 21 屆世運會將於本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一日在滿地可舉行，將有一萬名運動員及六百萬遊客來此，這成為我們為主作見證的好機會。我們專責責向中國運動員及遊客，以及本城的華人居民作見證。我們需要你們的禱告，同心協力做好主的工作。

代禱事項

- 一、求主使北美的中國教會及團契共同有此負擔支持這工作。
- 二、我們需要五十位有負擔、能幹、全時間義工。
- 三、特別為滿城的教會、團契及工作籌備小組禱告。
- 四、為這工作所需龐大的經費，求主預備，也給我們同工有足夠的信心、能力、智慧進行各種工作。

詳情請詢問：

加拿大基督教使者協會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1052 AVENUE ROAD,
TORONTO, ONTARIO

Tel: 489-0259.

奧運福音工作

日期
Date _____

MY DECISION 我的決志

Please pray for me and correspond with me. 請為我禱告，請與我通信。

我不是基督徒，但希望進一步認識基督的真理。

I am not a Christian, but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Christ.

讀此刊後，心受感動，我願意信耶穌，接受祂為我救主。

My heart is move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and I would like to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and Saviour.

我是基督徒，讀此刊後，心中受主愛的激勵，願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

I am a Christian.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and trust that He has a plan for my future.

我是基督徒，但曾冷漠，現將自己重新奉獻給主。

I am a Christian, but I have turned away from Go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I would like to rededicate myself to the Lord.

Sex: M. <input type="checkbox"/>	F. <input type="checkbox"/>	Education: University <input type="checkbox"/>	High School <input type="checkbox"/>	Others <input type="checkbox"/>
性別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input type="checkbox"/>	學歷 大學 <input type="checkbox"/>	中學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input type="checkbox"/>
Age: 10-20 <input type="checkbox"/>	21+ <input type="checkbox"/>	Occupation: 職業		
年齡 十至二十 <input type="checkbox"/>	二十以上 <input type="checkbox"/>			

How I made my decision/ My opinion about The Fountain:
我決志的經過 / 我的意見：

我是基督徒，樂意在此事工上有份，附上獻金。

I am a Christian, and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is work of God. Enclosed is
元為「泉源」經常費用。
\$ _____ for Fountain General Fund. { 支票收款人應為 : THE FOUNTAIN }
{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HE FOUNTAIN. }

NEW REQUESTS (Please use postal codes.) 「泉源」免費訂閱表 (請用郵政區號)			
Name 英文姓名	Address 萬文住址	# COPIES 數量	

Please put (NC) after name if he or she is a non-Christian.
如以上為非基督徒請於姓名後加註「未信」二字。



THE FOUNTAIN,
P.O.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C 2Y4.

PLEASE PRINT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清楚:

SENDER 發信人:

Mr./Mrs./Miss 姓 Last Name 名 First Name

ADDRESS
英文住址

POSTAL CODE 郵政區號

- 新訂戶 (以一年為限)
new subscription (for 1 year only)
- 新住址
new address
- 取銷訂閱
Stop sending me The Fountain.

凡訂戶更改住址或取消訂閱
請退回住址貼條。

For change of address or to cancel
subscription current subscriber
please attach address label here.



THE FOUNTAIN,
c/o Mr. W. WONG,
P.O.BOX 4688,
ABERDEEN POST OFFICE,
ABERDEEN,
HONG KONG.

遠東讀者請用此通訊處。

Far East readers please use this address.